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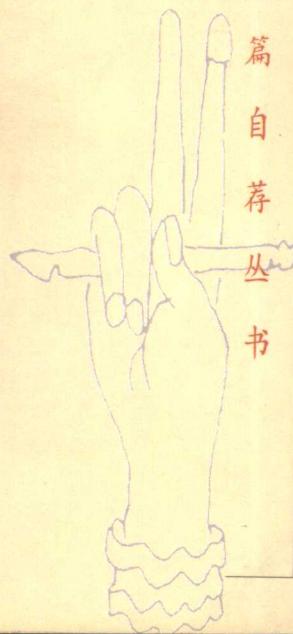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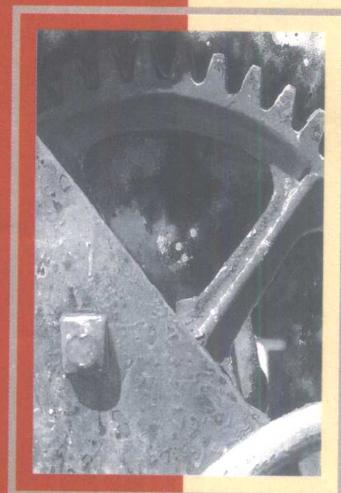


池
等著
莉

惊世之作

- 池 莉 ◆ 惊世之作
- 贾平凹 ◆ 黑 氏
- 张 宇 ◆ 活 鬼
- 朱苏进 ◆ 接近于无限透明
- 徐小斌 ◆ 双鱼星座
- 阎连科 ◆ 年月日
- 张 梅 ◆ 殊路同归
- 李 锐 ◆ 看 山

五 十 名 家 孤 篇 自 荐 丛 书



I 207.7

118

池 莉 / 等著

惊世之作

台海出版社

北京市图

图 书 简 介 (CIP) 数据

惊世之作 / 池莉等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 2001

(五十名家孤篇自荐丛书)

ISBN 7 - 80141 - 178 - 1

I . 惊… II . 池… III .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31 号

丛 书 名 五十名家孤篇自荐

书 名 惊世之作

著 者 池莉 / 等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 1201 工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标准书号 ISBN 7 - 80141 - 178 - 1

定 价 21.00 元

台海出版社(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 - 84045801)

版 板 所 有 违 者 必 究

凡我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靠近文学艰难

丛书付印前的几句话

书行将付梓，编辑约我说几句话，便脱口而出：“文学艰难！”

仅凭参与组织了一次文学评选活动，只能算是靠近一次文学，就发本应业内权威人士当发的如此深沉之感慨，会给人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甚至可能还会被误解为有点儿刚识几个字就硬往文学圈里挤的劲儿。因此将这次“文学艰难”的真实感觉自降几级，但最多算是靠近文学的艰难之感。

也许是工作关系，做了几十年的准文学青年，像非左撇子的我见到饭习惯于用右手抓一样，心中一直以为文学是导引人们

前行的火炬，天必将降大任于文学，文学必将做出骇世惊俗之举，文学家在我心中也一直是救民众于水火的人民子弟兵，甚至是拿破仑。但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文学不再依靠意识形态的推论和劳动人民的需求，来确立自己的主题并酿就流派和思潮，她渐变为给人给己以想象性满足的书写符号时，我便忿忿然。随着技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你随时可见那面色苍白、言辞木讷、目光呆滞，而一爬上网便神采飞扬，一进聊天室便口若悬河的男女青少年或超龄男女青少年，每当听着他们大谈“美眉”、“大虾”等比我听英语还难懂的语言时，我便更加忿忿然。这时准文学青年的情结便发作起来，我虽写不出锦绣文章，但可以拿起笔作刀枪，可以硬把文学往网络男女青少年包括超龄网络男女青少年脑袋里灌。我不敢奢望他们弃网而读经，哪怕通过网上游戏知道当今还有许多被我等奉若英雄的作家的大名也好啊！好啦，我终扒上文学的边了，随之靠近文学的艰难我也觉出来了。

先是说到这次活动的权威性，我确实有点儿慌，难于回答。尽管我也曾幻想过做挽网络青少年于传统文学之中的英雄，但也自觉我非力大身沉之辈，甚至装不得这等豪杰状，只是搞次活动，像以前无数次活动一样。只不过这次赶上世纪末，再加上有网络、报纸等媒体的互动而已，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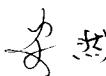
想权威。依我浅薄的眼光，按照我以为的公正原则，征求各方意见，请了自认为最合适的专家做评委。评委们严谨、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这件工作绝不是修鞋的皮匠来找木工的碴儿，而是美食家对厨师的评品。当然换一批美食家评出的优秀厨师可能不一样。创作本身再个性化，一但形成作品便是一种公众化的东西，那就要允许别人发表看法和评品。尽管梵高的作品在身后才为人所识的道理大家都懂，但对要得出一个结果的评选来说，少数服从多数总比多数服从少数更好使。如果再深究评委推荐人的资格问题，我真无话可说了。好在有“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在那儿挡着，这次小小的活动又算什么呢？也许是人们对评奖寄予厚望，有点儿像我对作家们的那种准文学青年情结在起作用吧！

再说到如此活动有无商业炒作之嫌，也挺难回答的。其实作家们的作品以各色选本的形式在书肆坊间随处可见，汗牛充栋。好在我始终认为世上没有不重复的选题，只要有创新的策划就够了，只有操作方式得当方可能达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初衷。适度的市场化操作，绝不意味着道德的沦丧。期待一次活动不带任何宣传、不讲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如同让所有的人都唱咏叹调，让革命队伍里是纯而又纯的布尔什维克一样难。

这里还不要说活动的组织、资金的调配、软件的设计、作家授权的取得、作品结集的出版等等之难。说了半天，其实我只是靠近了一下文学，就感到了这许多难处。而真正身处其中的话，又该当如何呢？我想靠近文学艰难之程度一定远低于文学之艰难。

文学艰难难于何处呢？是创作环境难还是作品发表难？是作品市场化给作家带来的困惑难还是文学青年的大师化情结难？想必这只有身处其中的作家们才可以做答。而我所感到之难，与之相形，也许仅是一种姿态、一个方式、一份心境吧！

现在回头看看书中的作品篇篇都很好看。愿读者也有同感。但我更愿专家对这次活动的评选结果与青少年网民的评选结果之异同能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



2001年2月20日晨

目
录

- | | |
|---------------------|-----|
| 1 / 惊世之作 | 池 莉 |
| 81 / 黑 氏 | 贾平凹 |
| 117 / 活 鬼 | 张 宇 |
| 180 / 接近于无限透明 | 朱苏进 |
| 241 / 双鱼星座 | 徐小斌 |
| 303 / 年月日 | 阎连科 |
| 364 / 殊路同归 | 张 梅 |
| 406 / 看 山 | 李 锐 |

惊世之作

池莉·自荐理由

因为它是一个扪心自问的作品。它挖掘、追索和暴露了我们真实的理念、欲望和情绪以及我们身上潜在的犯罪动机。正是被我们所轻视的日常生活粉碎了我们的壮举和我们强大的心理屏障，当今的社会现实可真是让人不敢小瞧。你以为你是谁？这部小说写到最后一个字，只得摔笔长叹：我的中国啊！

新的一天，总会诞生许多新的东西。昨天深夜的一场暴雨，来去突然，宛如游侠，结果今天的天空碧蓝如洗。旧的树叶飘零了，新的树叶明显长大了一轮。广场的旗杆上，不知哪家商业集团的旗帜，昨天黄昏还在迎风招展，神气活现，今天却是湿淋淋的，无力的鼓动，看上去好像在摇尾乞怜。最悲惨的是，旗帜们饱满的鲜艳色泽正在迅速地衰退，正如男人的高潮和女人的青春，列可立想；衰退可真是一种惨不忍睹的现象，列可立想；列可立正这么乱七八糟地想着，中国银行到了。

列可立把大街甩在了身后，把对大街上许多事物的想法也甩在了身后。

列可立几步就跨上了中国银行的台阶。在他即将推开中国银行的大门，与彻底改变他人生的偶然事件相会之前，他回头看了大街一眼。

列可立的这一眼从表面上看，谁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征兆来，无非是一九九七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上午，一个毫无特征的中年男子，在中国银行的大门口无意识地回了一下头而已，其眼睛里面似乎空洞无物，与绝大多数男人在白天的那种漠然眼神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其实不然。

只有列可立自己知道其实不然。列可立这个人从来没有往身后看的习惯。这一次，事先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要回头看一眼的。列可立的手已经搭在了中国银行沉重的门把手上面。突然间，列可立感觉到了什么。正是为了捕捉这种在突然之间抓攫他的感觉，列可立回头了。列可立回头的这一瞥扫视了碧蓝的天空，绿色的树冠，旗杆上的旗帜和大街上的人流，他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东西，只是发现了被自己甩在大街上的思想。列可

立当然还是感到吃惊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一天的上午，他会产 生这么多的思想。这是他熟悉的城市和街道。熟悉得就像他自己的旧皮鞋，闭着眼睛就可以把脚穿进去。对于过分熟悉的东西，列可立从来就没有什么想法。可是今天怎么就产生了种种想法呢？这种种想法怎么还会飘浮在大街上，与他的目光再次相遇呢？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了。一定的！列可立坚信。

难道是因为列可立皮夹子里面的美钞吗？不错，这是列可立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美钞，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即将进入中国银行。中国银行虽然号称中国银行，对于列可立来说，它实际上是外国银行。列可立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准备在这里存入外币。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开一个外币储蓄户头，这对于一个城市居民，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很正常嘛。列可立皮夹子里的美钞不多不少，一百元整。这个数目不能引起他的狂喜，也不至于令他沮丧。以黑市价格换算，列可立手里的美元将近一千元人民币。在如今这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市民，到银行存款一千元，可不正是既不算多也不算少，既无须骄傲也无须自卑吗？列可立否定了这一百美钞对自己的影响。如果说这张绿色的美钞给了他一定的新鲜感，那是不错的。它还将他领引进了一个新的银行，那也是不错的。不过，三十九岁的人了，该见的也见过了，这一点点新鲜感算什么！那么，在列可立进入中国银行之前的一瞬间，是什么东西抓攫他呢？这种抓攫来得是那么的突然和强烈？

只有列可立自己明白，他的回头一瞥实际上一点不普通，一点不漠然。有那么一二秒钟的时间，列可立的瞳孔深处发射出只有爆炸才能够产生的强光，闪烁着内心秘密的光芒。这光芒足以使列可立发现他自己今天的非同寻常，却不能够使他揭穿自己的谜底。这大约就是一种超物质的感觉了。如果列可立敬

畏预感,或者说重视预感,或者说迷信预感,那么,他也许会放弃他将要做的事情,一心一意去追踪这种预感。就像某些巫里巫气的女人那样,突然离开现实生活,踅回紧闭窗帘的房间,点燃一支藏香,盘腿打坐,冥思苦想。列可立不是女人,更不是那种神经质的女人。列可立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是一个知道自己非常聪明能干的男子。他只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他身高一米七十八,每天晚上跳绳一千次左右,腹部还没有赘肉。他两鬓开始斑白,但是他定期去理发店焗油。今天,列可立穿着一件鳄鱼牌黑色T恤,一条Lee牌牛仔裤,一双其乐牌休闲皮鞋,腰部别着呼机和手机,T恤口袋里挂着墨镜,手里拎着一只棕色真皮公文包,公文包里有美钞一百元。列可立出门的时候绝对穿名牌服装。列可立的手机关着,呼机开着,他让呼机为手机服务,让手机为自己服务。列可立绝对不是傻子。

身着名牌行头的列可立,显得体态匀称,富有、帅气又不奢华。在中国银行的台阶上,他回头一瞥,洞穿世事,一股缠绵的微风留恋着他的头发。列可立的自信战胜了一切。列可立难道不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吗?列可立当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子。这个世界上英俊潇洒的男子很多吗?当然不是很多。既英俊潇洒又聪明过人的男子很多吗?当然很少很少。列可立既英俊潇洒又聪明过人,他当然就可以非常自信了。无论什么事情,列可立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了,不用为某种预感费神了,列可立不能像女人一样惦记那些飘然而至的莫名预感,他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

列可立的回头一瞥结束了。他的头又扭了回去,目光落在中国银行大门的门把手上面。他在用力,手背上青筋毕现,手指关节在咔咔作响,银行的大门就要被推开了。在这一个不寻常的上午,列可立的动作全部由缓慢的细节所组成,这些细节的

递进深刻而细腻，发出了砂子刻划玻璃般的声音，这种异常的声音令人心悸和肝肠寸断，传达着无法破译的悲凉之意。自信的列可立忽略了对于这种内在意义的追究，他的注意力肤浅俗套地停留在门把手上面。

中国银行的大门把手是一只雕饰性很强的青铜把手，是百年以前英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痕迹，它们被无数双中国人的手磨得明净晃亮。现在终于轮到列可立的手来接触它们了。列可立的心里充满了一种复杂的窃喜。这窃喜很含混，有一点民族主义精神，还有一点崇洋媚外的洋奴感情。总之，洋人的东西就是比中国的东西壮大、结实和华美；不过，它再壮大、再结实、再华美，现在也落到咱们中国人的手里。真是风水轮流转，明日到我家啊！列可立终于豪迈地推开了中国银行的大门。

一股携带着金钱气息的空气迎面扑来，列可立的人生，从此将发生巨大的裂变，这是谁都无法想像的，包括他自己。

2

高大沉重的门在列可立身后缓缓合上了。柳桉木的地板从列可立的脚下向广阔的空间延伸。这是一家古老的银行，室内设计带着所有古典文化的风格：宏大而繁复，一唱而三叹。仅仅是柜台的群落，就有四处。每处群落，囊括着一大群办公桌、电脑、表格、文件和面无表情的银行职员。每处群落之间都有一条通道。每条通道是曲折的，无限的，不是绕到了另一条通道上面，就是连接着位置隐蔽的楼梯。后厅是提供给顾客等候、休息、商议或思考的地方。这里有一圈磨掉了皮的宽大沙发和垂及地表的窗幔。古典文化真是迷人，它不知不觉地诱惑了列可立。列可立并没有马上去办理存款手续，而是旅游者一般在银行里漫游了一圈。这一圈有两次小小的可爱的迷路。最后列可

立还是准确地找到了后厅。列可立在光线最昏暗的角落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香烟。他触碰了一下西式窗幔，手指一捻，发涩，列可立想：窗幔上的灰尘太多了，并且还是含着油烟的灰尘，就像他们家里的窗帘一样，终年承受着厨房浓烈油烟的玷污。列可立感到自己对这家银行一点一点地熟悉起来了。他觉得这家银行看起来架子很大，但并不是无懈可击。

跷着二郎腿，坐在宽大沙发凹陷处的列可立为什么要想到这家银行并不是无懈可击呢？这个时候，列可立自己还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列可立生来就是一个喜欢挑剔对方缺陷的人。对方越是完美，列可立越是喜欢挑剔。一旦挑剔成功，列可立便拥有了成就感和战胜感。战胜感更重要，它会使列可立觉得自己无坚不摧，富有男子汉气质。无论对象是什么，只要这个对象比列可立强大，列可立就一定会开始对于它的挑剔乃至征服。大概这就是列可立的性格吧。列可立的这种性格使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使列可立在二十八岁那年就成了全行业最年轻的厂长兼工程师。当然，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列可立得罪了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同事，最后导致了他的英年下岗。正如卓慧在与列可立闹离婚的过程中给他下的精辟论断：“列可立，你听着，你这个人是聪明，但是聪明得过头了，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列可立当即就回击了妻子卓慧。他说：“不错，我成败一萧何，你可还知道我生也漂母，死也漂母，生死乃漂母。”

气得卓慧只能切齿地说一句“无聊！”

列可立却很得意，他赢了。他将卓慧使用的成语顺势借了过来，含蓄而又明确地告诉了她：我这一辈子，生死都是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了。

列可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是一定不同意与卓慧离婚。如果卓慧能够坦率地向他承认她的虚荣，她的嫌贫爱富，她

要离开他就是因为他落魄了，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了，他没有社会地位了。列可立以他的人格担保，他将立刻同意离婚，并且同意将儿子的抚养权无条件地给予卓慧。问题在于，卓慧这个女人，就是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她死活咬定他们离婚的理由仅仅是缺乏相互的理解，缺乏共同语言。狗屁！这是婚姻生活中最混帐的理由。所有的软件都要靠相应的硬件来支撑。要分析就应该分析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部分。卓慧这个比他小八岁的女人还是那么年轻，正处于既丰腴又不肥胖的美妙阶段。现在她拥有一个女人的巅峰状态，拥有一份稳定的受人尊重的职业，是一个健康聪明少年的母亲，她的父母都还健在，都拿全额的离休工资。她的生活中还有什么缺憾？她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女人。如果聪明的话，她就不应该装出一副楚楚可怜，受尽了委屈的模样。她一切都有了，她还想占有人们的同情和法律的维护。对不起，列可立不允许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家里。

列可立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列可立进入中国银行之后，他没有急于办事。他要让自己首先熟悉和把握这家银行。对于这家中国银行，他似乎有点一见钟情。他觉得这家银行的某种氛围使他有如鱼得水之感。现在的许多银行储蓄所，进去就迎面撞上一排柜台，堵得人毫无余地。柜台上面是坚固而冰凉的金属防盗网，沙发附近游动着干瘦而冷漠的保安。如果不是突然不舒服，或者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谁会愿意坐在沙发上，接受保安职业性的注视呢？现在的银行太明亮了，金属装饰材料使用得太多了，对人类的敌意和防范也太明显了，其风格与监狱太接近了。列可立每次到银行办事，都没有丝毫停留的愿望，总是快进快出，速去速回。只有今天，一切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

在从容不迫地抽完了一支香烟之后，列可立满足地站了起来。他穿过一条又一条排队的队伍，熟客一样朝填写存取款单

的地方走去。

偶然事件就在这意想不到的时刻来了。它像影子一样无形地迎着列可立走来。

当列可立填写好了存款单，正要将钢笔放进自己皮包的时候，一个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声音在他耳边说：“先生，能借用一下您的笔吗？”

这是最普通最微小的善事。因为银行提供的笔都用肮脏的绳索拴在柜台上，这些笔要么没有了墨水，要么没有了笔尖，基本都无法使用。列可立曾经吃过这种苦头，之后，列可立身上永远带上了自己的钢笔。列可立一丝犹豫都没有，循声就将钢笔递了过去。

这是列可立与陈荣波的初次见面。双方的眼睛都只是礼节性地瞟了对方一下，彼此都没有任何多余的感觉。

陈荣波接过钢笔，转身到柜台上去填写存款单。陈荣波在填写存款单的时候，好像很费劲。她的肩胛耸得高高的，成了一个没有脖子的人。她的短发曾经染黄过，后来又疏于打理，现在是青黄不接的样子。她穿的T恤很短，写字的时候露腰，腰间的曲线已经没有弹性，是一道被裤带挤出的脂肪了。她的弹力七分裤太紧了，里面的三角内裤把两瓣屁股丫子极不雅观地勾勒了出来，比不穿内裤还难看。她的松糕凉鞋厚实得太夸张了，这使她的两条腿像患过小儿麻痹症一样。尽管陈荣波的嗓音乖乖的弱弱的，列可立还是对她没有一个良好的印象。列可立可以断定：陈荣波是那种没有什么自我约束能力的女人。这种女人满世界都是，属于大众化小市民，一般智商都不高，列可立从来都不屑于搭理这一类的女人。列可立需要等待的是他的钢笔。列可立的这支英雄牌钢笔，他使用了二十年。在他周围的所有人当中，几乎没有谁的钢笔可以连续使用二十年。人们经常弄丢钢笔、钥匙和雨伞。这三种日常用品，列可立从来没有弄

丢过。

陈荣波回过头来了。列可立与陈荣波第二次见面。陈荣波不是要归还列可立的钢笔，而是有一些难为情地询问：“大写的‘貳’字怎么写？”

列可立在空中比划了怎么怎么写。陈荣波说：“是吗？怎么我总觉得‘貳’字上面应该有一点呢？”

列可立发现陈荣波实际上还要糟糕，这个女人脸上的表情无遮无拦，像个傻大姐。但是同时，列可立的潜意识又不得不承认，陈荣波的长相比刚才晃过的一眼要耐看得多，她可能只有二十五六岁吧？基于陈荣波的长相和年纪，列可立和蔼地回答说：“很多这种结构的字都有这么一点，所以容易弄混淆。”

陈荣波很解气地说：“就是。”

陈荣波将写错了字的存款单在手里窝了窝，朝字纸篓随意扔过去，马上又去拿过一张新的存款单，耸起双肩重新填写。

奇迹出现了。那张被陈荣波写错了“貳”字，又被她随意扔掉的存款单，在离列可立不到三步远的地面上，缓缓地舒展开了它的身体。这张存款单花朵一般地开放，恭顺地迎着列可立的视线。于是，列可立在一个无意的低头动作中，将这张存款单上面的内容尽收眼底：

存款人姓名：陈荣波

存款人家庭住址：龙脉大楼 15 楼 2 号

存款金额：伍万貳千元整

币种：美元

存款期限：两年

这个女人就是陈荣波吗？看来她就是！如今这世界是怎么啦？就凭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女子，她居然可以拥有五万二千